



我国解释学研究的新路标

——《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评析

朱会晖

武汉大学何卫平教授是国内少数长期从事解释学专门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是何教授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成果,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关于解释学的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可谓我国解释学研究的新路标。

(一) 对语言学转向的阐明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何教授深入研究了解释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对于解释学乃至哲学的重要意义,他表明,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观限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胡塞尔的科学主义也妨碍了他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揭示,而海德格尔在其本体论的语言学转向的努力中,又诉诸某种玄秘化的诗化语言,伽达默尔则在批判现代的技术主义的同时,也努力解释存在的真理如何广泛地展开在现实历史的语言活动中。

在《伽达默尔语言哲学的特征》一文中,何教授通过对伽达默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及其思想渊源的历史性考察,深刻地揭示了,通过现象学的方法与辩证法的方法,伽达默尔突出了语言本源的存在论意义与主体间性的特征。第一,传统的辩证法与解释学辩证法超出片面性、静止性而体现出综合性和不断发展的特质,理解他者意味着把握到他者与我们不同的地方。但是,传统的辩证法基于自发性的逻辑与主动性的理性,而解释学辩证法基于主客体本源统一的解释学经验,这种经验作为“遭受”和“事件”,是受到历史性视域的限制的,传统的辩证法突出理性的自我实现,而解释学辩证法突出主体间的共同发展,前者指向一种绝对的精神、封闭性的全整体,而后者却是无限地开放的,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是有限的。伽达默尔突出了语言的对话的性质,并拒绝像海德格尔那样(为避免基础本体论)放弃“解释学”概念。第二,由于传统辩证法以理性、精神为哲学的根基,它并未赋予语言以根本性地位,而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事物得以显现在场、现实地存在起来的方式,语言本身就通过历史性而具有某种现实性,并在继续塑造着生活世界。这样,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也是对语言的遗忘。在《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与希腊和基督教传统的关系》一文中,何教授指出,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与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理论背景有着渊源关系。伽达默尔认为后者保留了语言的本源含义,(通过“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把语言的中心性地位、语言的历史性和超主体的事件性引进来了。经验性与对话性构成了伽达默尔语言辩证法的两大特点。通过对解释学家J. 格朗丹的《哲学解释学导论》进行研究性的评论,何教授指出此著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导论,它系统阐释了解释学史及其基本问题,说明语言不仅仅有被说出的“外在语言”,还包括内心活动中的“内在语言”,由此凸显了解释学的普遍性问题。

(二) 现象学、解释学与辩证法三统一之揭示

何教授对解释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仅对伽达默尔哲学的解释学方法、现象学方法作出了深入的阐发,而且通过充分的文本依据和理论论证,独占地揭示了其辩证法的方法以及辩证法在其哲学中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哲学解释学的发展是一个现象学、解释学与辩证法不断走向统一的逻辑进程。

在《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一文中,何教授指出,“现代解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不仅使得解释学从方法论变为系统的认识论,而且已自觉地把解释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他系



统性地阐明了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观点的异同。认为前者的解释学主要限于认识论——方法论,后者主要突出本体论的基础性层面;前者更多关注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等解释学方法,后者侧重阐明理解与语言的存在论结构。两者都力图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但前者只关注作者的历史性,而后者突出了读者也有历史性,批判前人的“读者的遗忘”。在专著第四部分“解释学与黑格尔”中,何教授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点体现在他著名的命题“哲学史就是哲学”中;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与哲学史关系学说的两大特征,两者彼此统一。然而,黑格尔又由于某些非辩证的观点无法真正实现这种统一。只要我们真正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语境并联系到当代解释学的观点,便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在这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理论意义。

(三) 以哲学史观照哲学问题

凸显(存在、理解与语言等的)历史性是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伽达默尔对自身的哲学体系有着明确的历史性自觉,并突出地运用史论结合的哲学方法。何教授更明确揭示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方法除了现象学方法和辩证法之外,哲学还有概念史分析这第三种基本哲学方法。伽达默尔对哲学史、尤其解释学史的思考是对不同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路与根本理据进行的富有批判性与穿透力的反思,这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及其合理性很有启发性意义。何教授是在伽达默尔对解释学史的深层运思和国际解释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反思,有效拓深了解释学的探究。

在该书第二部分“伽达默尔解释学研究”中,何教授对概念史分析作为基本的哲学方法进行了阐发。哲学研究离不开哲学史的研究,概念史分析方法提供了哲学思考的语义场,体现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历史意识、批判意识、问题意识等基本原则。西方解释学的哲学转型在近代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基督教内部基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而实现了向一般解释学的转变。西方解释学在近代以来,从人文科学的辅助学科转变为人文科学的哲学,伽达默尔沿着现象学的道路,从本体论上突出了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地位。第五部分的主题为解释学与中国,何教授对中国解释学研究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表明西方解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效应构成了当代西学东渐的一个富有意义的亮点。

(四) 多维视角透视

何教授对解释学史的不同阶段、对解释学的各个基本领域作出了精到的分析,以点带面地透视出解释学的许多要义,其论题涵盖解释学与西方新教传统、认识论、辩证法、语言哲学、人文科学与人文传统、美学及艺术之间的关系。

何教授在《试析伽达默尔的“审美无区分”思想的理论意义》一文中指出,审美无区分的概念是理解《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乃至其整体的一个关键。伽达默尔通过分析康德美学的内在矛盾,明确反对其审美区分的观点,强调艺术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联系,断定艺术作品与它的世界无区分、作品与其表现无区分、艺术家和观赏者与其世界无区分,反对由康德开启的美学领域中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伽达默尔为何批评接受美学》一文中,何教授阐明了伽达默尔美学与接受美学的不同思维取向,前者从艺术经验出发,以作品为中心,强调艺术游戏是“自身表现”和“为……表现”的统一,力图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其美学具有本体论、真理观的意义。《解释学与认识论》一文指出解释学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一切学科(包括哲学认识论)的基础,而认识论意义上的解释学虽然属于广义的认识论,但由于主要依附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因此它不同于依附自然科学的特征。《解释学与伦理学》一文指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其中作为真理显现条件的开放性、对话、共识等内在地蕴含丰富的伦理学意义。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对话保持宽容与开放,导致世界政治的无序,许多灾难就会产生。然而,何教授也指出,如果没有批判性的反思,其求同性倾向在现实中有一厢情愿的意味。没有反思性的批判,社会的团结是不稳固的;没有诸群体的团结,批判是无力的。《施莱尔马赫解释学最早的知音》一文关注狄尔泰对作为施莱尔马赫哲学核心的一般解释学的阐发,狄尔泰说明施氏的哲学贡献主要包括将解释学的语法解释扩大到心理解释和揭示语言在解释学中的根本性地位等等。美国学者 G. B. 麦迪逊的《后现代解释学》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对解释学家和解释学问题人物与主题进行了讨论。麦迪逊把解释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结合起来,并对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作出了批判。第六部分是3篇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论文,所涉及的都是以往学术界未顾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观点。

(五) 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从上文可见,何卫平教授不停留在对哲学观点的一般性介绍或具体应用,而是深入探讨了一些重要的、争议性的根本问题,对解释学的整体及基础提出独特的观点,并通过丰厚的学养作出有力论证,很好地体现了我国解释学的新水平。

此书承载的不仅仅是学术,且是一种学术精神。何教授拒绝浮躁,潜心坚守解释学研究,并逐步拓展到对许多根本问题的思考,充分体现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以多年学术积累为根基,积极参与对哲学难题的国际性探索,为我国的解释学研究提供了醒目的新路标。他的笃实严谨的学风,和守护纯粹学术的自由精神,有着超时代的意义。

● 作者简介:朱会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 100875。

● 责任编辑:涂文迁